

青霜

Qingshuang



顾天蓝 著

爱随命运生，终因诅咒灭。
她的身魂在轮回中一分为二，历经三生三世。
他的情义在绝望中化为一柄神剑，追随始终。
剑柄上，青霜二字——是青空和冷霜。
即便分离，亦相爱不渝。



青

Qingshuang

霜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
© 顾天蓝 2010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青霜/顾天蓝著. —沈阳: 万卷出版公司, 2010.1
ISBN 978-7-5470-0419-7

I. 青… II. 顾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00759号

出版发行: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(集团) 股份有限公司
万卷出版公司
(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9号 邮编: 110003)

印刷者: 北京朝阳新艺印刷厂

· 经销者: 全国新华书店

幅面尺寸: 157mm × 230mm

字 数: 146千字

印 张: 16

出版时间: 2010年1月第1版

印刷时间: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

选题策划: 安意如

责任编辑: 赵 旭

特约编辑: 袁舒舒

装帧设计: 居 居

ISBN 978-7-5470-0419-7

定 价: 29.00元

联系电话: 024-23284090

邮购热线: 024-23284050

传 真: 024-23284448

E-mail: vpc_tougao@163.com

网 址: <http://www.chinavpc.com>

∞ 有一种铭记与爱无关

【序】 Preface



这本书的缘起，我在《离人歌》里曾提及。
《古代名剑录考》中有这样的词条：青霜，古代名剑。此剑之剑光青凛若霜雪，故名。
忍不住想：若有一对男女的爱情，因这青霜剑而生，该是如何？
必定是相爱至深，却又因其中一人凛冽若霜雪的性情而生出重重误解，无从相知。
缘此青霜，得《青霜》。

故事涉及了三生三世。
而《青霜》，是一本在溜达中完成的书。
我所谓的溜达是指需要坐飞机的那种。
三月下旬，我与安小姐在广州分手，独自飞往海口。动笔是在四月，将书房的电脑椅拖到客厅，笔记本摆在开放式厨房的餐台上，背对着阳台落地窗，听外面那些不按理出牌的大风大雨。其风雨之大具体表现在一周之内吹烂了两把新买的雨伞。
四月末，带着写了一半的稿子回到北京，在

【序】

P II

闭关状态下继续奋战。

某个深夜由于疲惫，误删掉两万多字之后忘记恢复，而选择了重启。等到开机后面对着空白文档，才反应过来自己遭遇了怎样惨绝人寰的事……接下来很久都是一副麻木僵硬的表情，持续写作的疲倦与莫名丢掉稿子的无力感混杂在一起，一个很恰当的比喻就是分开后没法继续的感情，心里还忍不住惦念着。还记得当时我跑去安小姐跟前弱弱地说稿子丢了，她叹气，说哪个作者丢了稿子都是伤筋动骨的大事。

直到六月初，我才重新找到写作状态。而那时的故事，已与最初所想颇有不同。

六月下旬，搁下基本成稿的《青霜》，前往西安、兰州、甘南地区和西宁溜达，啃过肉夹馍、喝过牛肉拉面的汤，尝过酿皮和青海老酸奶的美味。

西部之行的第十天，我连夜返回北京，为去大连的行程做准备。出发那天中午，行李箱摊开在客厅地板上，准备穿的运动背心和工装裤丢在沙发上，我坐在书桌前写稿，手边胡乱摆着水杯、咖啡杯、牛奶杯，整个场景混乱不堪但我的脑子里似乎准备好了大段大段的句子，只要手指往笔记本键盘上一搭就

自动出故事……出门前半小时，《青霜》定稿……是连我自己都讶异的神速。

此后但凡有人问我：“最近在忙什么？”

我想也不想地答：“写《青霜》。”

对方继续：“那么，《青霜》讲的是什么？”

表情立即变得生动，答非所问：“我KAO，你不知道写这本书把我累惨了，先说在海口那时候吧……”

就像我们记住一个人，常常不经意地回想起、在与朋友的交谈中提及，其原因并非都是与爱有关的情绪，也有可能是对方使我们感到郁卒和恼怒却又无力扭转局面。仅仅是听到“青霜”这两个字，就可以令我的神经紧绷，按捺不住想要跳起来演说一番写作过程实在是前所未有的折磨啊。

所幸它终于完成了，所幸它得到了看过的人的肯定。在创作中，我习惯缄默，谈得过多会使我失去写作的热情。现在我要将它呈现给更多的人，一个不够暖烘烘亮堂堂但凛冽得足以穿透人心的故事。

张悦然

序 有一种铭记与爱无关

紫潇 避不开的情生意动 · 003

情劫 · 005

诅咒 · 010

剑光 · 021

第一世 此爱青凇若霜雪 · 023

夺剑公子 · 025

断城之往昔 · 029

每个人心中都有阴谋 · 053

夫人这称呼等同羞辱 · 081

复国难，伊人逝 · 111



目录 Contents 青霜
Qingshuang

第二世 曲终人散爱难绝 · 121

相逢梅花镇 · 123

命运使他们相守却不相知 · 135

恩怨并蒂生 · 166

有一个绝美倾城女子前来夺爱 · 18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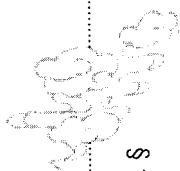
离别苦，爱恨休 · 217

鹤望 那些只有风知晓的事 · 229

【
题
记
】

风起，雪落
废隐山空至寂寞，未名湖畔野草荒败而树凋萎
唯远方看不见玫瑰兀自飘摇
失去她，他如一具行走木偶，魂魄四下里飞散
却固执为她铸一柄剑，剑名青霜，有神异
其后数百年，岁月漫漫
他与她轮回转世，凭青霜相逢
却不知她肉身灵魂一分为二
彼此对立争存
终枉然，为痴情亡
一切因缘皆注定，独留他在记忆里追索
她昔日笑颜，是灿美不会凋零的花朵
坠在他心中不可渡之黯黑河流，硬生生，寒意彻骨

【紫潇】 Zixiao



∞ 避不开的情生意动

一、情劫

暮色正当深浓，映衬着月亮极致光洁，我坐在未名湖畔观望风神疾行方向，揣想着似乎明日便可将积攒许久的雪倾泻下来。

这一片土地久未有雪，早已干涸得厉害。终于，风神鹤望从遥远的空中传来讯息，说到明日可助我一臂之力。我谢过他，阖上双目打算静修一阵，忽听到身后有脚步声响，随即警惕地隐去身形，回头观望。

来者是一位女子，黑发披散，且赤裸着双脚，在这朔风呼啸的天候显得尤为凛冽不羁。

我一向甚少在意人间女子，再美不过是时光中渐次消损的骨肉，但眼前女子颇有绝妙出色之处，本是极艳媚的脸孔，眼形优美，鼻与唇皆巧致而丰厚，下巴细小，周身却流

露出清澈天真之气韵，尤其一双眼，晶亮如夜空闪烁的星。

我因而现出原身，对她笑了一笑。

她对我的凭空出现似乎毫不惊诧，亦回报笑容，微带些羞涩。

“怎么这么晚独自来到未名湖畔？”我好奇地问她，又补上一句，“这里水深，并不安全。”

“来等人。”她再次展露笑容，眼波流动，优美异常。

说完，她迈步走向另一边，那里有棵高大的悬铃木，据我所知，总有数十年之龄。行走间她的赤脚淹没在荒草之中，只见裙摆轻扫过草顶，像湖中精灵，在月色中悄然巡视领地，又或者天宫中住着的神态清冷身姿妖娆的神女，悄然飞掠而至这夜幕深深垂落的人间，我蓦然发觉，这是一个不可惊扰的女子，沉静更甚近旁湖水。

她倚树而坐，再从地下捡拾起一片枯黄的草叶，放在手心翻转把玩。没有人讲话，月亮静静悬挂西方，偶有的声响只是风神鹤望奔跑时与空气摩擦所致。

这静谧持续不到片刻，便被湖面上传来的极为刺耳的船只疾行破浪之声划破，我顿时心生不满，刚要施展灵力将那船只驱逐开去，却见她站直身体，踮脚向船来之处张望。小船打着旋儿靠在岸边，很快有身形颇长的男子自船头走下，他将船拖行到一棵她之前倚靠的树旁，弯腰将缆绳系在上面。

他为什么不给她哪怕短暂的一瞥，难道他并不是她在等待的人么？我不解地望着他们。

男子系好缆绳，又回身自船舱中拿出一包东西，走到她面前。此时我得以真切见到他的脸，仿佛利器切割一般的严酷，却有潋滟非常的眼，如盛开的桃花，抖动着邪魅诱惑。他先是将一只手掌搁在她发顶，又滑落至柔软肩头，俯身在她耳边轻声说些什么，我本欲倾听，却被不知何时到来的风神鹤望随手一扯，掷向别处。我恼怒地瞪着鹤望，正想斥责他两句，但风速，怎是我言语所能及？我在原地怔愣了一会儿，待回神时，他与她相携的背影早已远去。

这一夜，我没有离开未名湖畔，风神鹤望几番前来，试图引我说话，我只是不为所动，任凭脑海放肆地无数次闪过她的面容，美艳、纯真、清凛，如这冬日未名湖水。因这生动流转的容颜，我生平第一次懂了怅然滋味。情意便是如此，它若要生，总令人避无可避。

次日天光破晓，鹤望再来时，我对他说：“不要去得太远，我降雪之时需要你以风势相助。”

鹤望眨眼，戏谑地说：“没想到你还记得降雪这回事儿，我以为你的心早随着那个叫青空的女子飞走了。”

青空，如此陌生的名字，是谁？

陡然间我听懂鹤望的说话，急问：“你怎知道她名叫青

空？”

“以我天下无双的脚力，自然跟得上他们，我听到他唤她青空。”鹤望炫耀般地说。

我又问：“那么他呢，他叫什么？”

“冷霜。”鹤望说。

如此肃杀狂傲的两个字，我默默点头，确然人如其名。

鹤望小心翼翼凑到我近前，说：“我去一趟山那边，等会儿再来找你。放心，不会耽搁降雪的时辰。”

风神鹤望走后，我闭目、凝神，却发现自己无论如何走不进数百年来早已熟悉的空无境界，整颗心乱蓬蓬结成一团纠缠的藤。

这日卯时的降雪，是我成为雪灵以来最为匆促的一次。我与风神并立云端之上，无数雪花自我双手掌心幻化而出，鹤望再将它们收拢进宽大袍袖，洒向未名湖畔干涸已久的土地。待雪量丰足，我甚至等不及它们尽数洒落，便急急飞掠下云端，假装听不到鹤望在身后的怒吼，直奔偶然瞥见的青空所在。

快要接近她时，我停下脚步，问自己究竟意欲何为，可那答案仿佛躲在黑暗渺远的角落，令我遍寻不着。

青空不是一个人，身边有他，那个叫冷霜的男子。

她不再赤脚，穿一双短靴，洁白胜过自我手中幻化的任何一片雪花。他们并肩站在屋舍的廊檐下看雪，她的脸那样